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范彪西先生事略 王端

范先生鄗鼎字彪西山西洪洞人康熙六年進士性孝友究心濂洛遺書闡明絳州辛復元全之學養母不仕河汾人士多從之受經十八年舉博學鴻詞科不出奉 温旨賜御書山林雲鶴四字士類榮之家居立希賢書院置田以贍學者四十二年聖祖西巡迎 駕進理學備考三十四卷裒取辛氏全孫氏奇逢熊氏賜履張氏夏黃氏宗羲諸家之說附以己意上命留覽時陳文貞公廷敬扈從賦詩有日歸來屬車上猶指

少微星謂先生也陸清獻公嘗與先生書曰夙聞山右辛復元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大有功於世道辱以見示不敢私於篋衍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爲惠不亦多乎其推重如此所著五經堂文集五卷語錄一卷又繼其父芸茂作續垂棘編十九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王先生端字子方一字任庵翼城人生八歲而向學十二能爲文十六有志於聖道獨行獨勉二十四而粗見大略又二年病失明乃益厲於學耳聞而口誦之所詣日邃

耆有學思錄

張武承先生事略　陳法

張先生烈字武承順天大興人性至孝事繼母委曲承順無閒言康熙九年進士授中書十八年召試鴻詞科授編修與修明史遷贊善先生少聰穎讀書目數行下及長專心理學篤守朱子之說毅然以衛道為己任著王學質疑舉陽明傳習錄條析而辨難之凡爲卷五其一質心卽理也其二質格物致知也其三質知行合一也其四質與人問答也其五總論陽明之流弊至於詖淫邪遁也後附朱陸異同史決質疑二則讀史質疑五則其總論略曰象山言本心陽明言良知其弊使人喪本心喪良知何也天之道非別有一物寄於聲臭之表時行物生卽

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人之心非別有一物在窈窈冥冥之中視聽言動皆心所在也善治心者治視聽言動即治心也治倫物政事即治心也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講明一分則心之本明者復一分矣力行一分則心之本善者復一分矣積之久而悟其皆心也天命流行之妙一以貫之而無餘即使不悟而其持守講求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間者固各有規矩可循而心之本明本善者自在也此聖學所以平穩純正萬萬無流弊也堯舜言人心道心而外不復言心但與其臣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敘秩明倫恤刑熙績即無非精一不必人人與之言心也成湯於若有恆[illegible]外不復言性但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顯忠遂良取亂侮亡卽無非建中不必人人與之言性也夫子立教惟是文行忠信詩書執禮聞見擇識知人愛人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惟朱子善學孔子循循畏謹一字必求其安一事必審其極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聖門家法也學者循是而謹守之卽使不皆進於高妙要其恪遵往訓甯愼勿疏甯拘勿肆其敢於逞聰明恣議論略行檢者無有矣今詆學朱子者曰支離也玩物也義外也以此埀敎其詐不曰吾自有良知六經任我驅使讀書訓詁不足爲制度儀節不必謹公議皆世俗之論名教特形跡之粗但求一念自信不妨肆行無忌而流弊不可言矣故專提本心良知者予人以假借掩飾之題高可

以唆茂君子下亦開不肖者以方便之路而及其既爲不肖也并掩飾假借亦可不用此必至之勢也總之陽明天資雄放其於循循講習謹守規矩實所不耐及一旦有得於佛老與象山旨合喜其與己便也遂獨闢宗旨舉聖賢經書皆欲以此强貫之直謂六經注我隨意驅駕何所不可此詖淫之始也及人多不服則借孟子良知二字復竄入大學致知中遂盡翻朱子之案又以宋攻宋著爲晚年定論實則以中爲晚以晚爲中與當日情事迥不相涉則又曰年歲原未深考乃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豈非遁之又遁乎先生是書陸清獻公嘗序而行之凡宗洛閩之學者皆奉爲圭臬而四庫書目稱集中朱陸異同論不

及賈董異同論為持平王學質疑則未免煅鍊云所著尚有讀易日鈔六卷卒年六十有四祀鄉賢同時有陳先生法字定齋安平人也由詞林外歷郡守官至大名道為政以教養為先興利除弊力挽風氣之靡公牘文告皆手治情詞懇款既久人猶感誦之陳文恭公應　詔舉賢才嘗再疏舉先生生平力崇正學著明辨錄其論象山合乎禪宗曰自古聖賢教人不過使之循子臣弟友之常謹視聽言動之則而求之遺經以致其知反之身心以踐其實去其外誘之私充其本然之善如是而已故曰夫道若大路然無他元妙之可言也自達摩入而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自宗杲教人靜坐體究而後有改頭換面之伎倆

於是好高欲速者希冀捷獲絕聖棄智定慮澄心以求之虛無曠眇之中惝怳閒偶有所見遂務爲獨得以爲道之妙不外乎此乃舉吾儒所謂一貫所謂仁所謂天理者皆以釋氏之本來面目當之蓋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昔楊慈湖有雙明閣之悟象山歎其一日千里詹子南靜坐瞑目半月操存一日下樓忽見此心澄瑩中立象山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且證其爲智仁勇證其爲萬善皆是物徐仲誠處槐堂一月問之云如鏡中觀花象山謂其善自述此皆禪家頓悟法其所謂反身者不過反觀內照其所謂萬物皆備者不過鏡中影象而已至智仁勇三達德惟聖人能不思不勉下此皆不能無學問思辨力行之功

今乃瞑目安坐半月而遂可以全三德備萬善雖顏閔且不能幾此非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邪慈湖在太學循禮齋嘗夜憶先訓默自返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己王陽明在龍場晝夜默坐一夕大悟汗出踊躍若狂陳白沙靜坐久之見心體隱然呈露錢緒山靜坐僧房凝神靜慮倏見此心眞體蔣道林靜坐寺中半年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一身羅念庵坐石蓮洞中有悟汗下如雨灑然自得羅近溪一日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其父亦起舞凡學之墮禪宗者無不有此頓悟之機聖學不如是也其辨致良知曰昔者子思嘗言致良知矣曰其次致曲孟子嘗言致良知矣曰擴充四端朱子嘗言致良知

矣。曰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皆由其偏而致其全。由其發見之微。致之以至於不可勝用。由其所從生。致之以至於其所終極。所謂充其本然之善也。而陽明之所謂致良知者。則謂天性之眞明覺自然。自有條理。又曰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所謂良知者。已自然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所謂致焉者。毫不假借推致之力。純任自然。所謂萬法從一心流出者也。夫以孔子生安之聖。至七十而始從心不踰矩。今欲槪之人人。不學不慮。任天則之自然。其不至猖狂而妄行者幾希矣。至所著易箋辨來易錯綜之非。謂先儒雖言卦變

未有易其陰陽剛柔之實。顚倒其上下之位者。今以乾爲坤。以水爲火。以上爲下。混淆汩沒。而易象自此亡矣。又著有河干問答。內心齋詩稾諸書

竇遜齋先生事略

自容城孫徵君遷河南中州士大夫多興於學及其門者潛菴湯公逸菴耿公為最而聞二公之風而興起者復四三人竇遜齋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克勤字敏修一號靜菴河南柘城人父大任邑諸生為學以不欺為本性喜成就後學先生幼異敏讀書每過夜中父懼其瘁也止之乃以衣蔽戶牖篝燈默誦少長徧治諸經時徵君既歿耿公講學於嵩陽往就之六年五至非父召不歸康熙十一年舉於鄉見湯公於京師學益進湯公謂師道不立由教官之失職也勸就教職得泌陽教諭乃仿朱子白鹿洞遺規分立五社社長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又立童子社

每月五日集童子習禮儀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者爲解性理暇則齋居讀書饘粥不繼晏如也十七年成進士館選丁母憂服除授檢討尋告歸父趣之入朝踰年竟歸蓋痛母深不忍久離其父也於柘城東門外創立朱陽書院倡導正學時中州自夏峯嵩陽外惟朱陽之學者稱盛矣

聖祖皇帝嘗命諸翰林作楷書先生書治法堯舜學遵孔孟其要在主敬慎獨以進

上深器之其家居大府監司守令多重其行鄉邦疾苦多賴以更除枉撓者得直故其殁也士友深慟知與不知莫不盡傷邑之頑人或匍匐赴弔哭盡哀而去先生素無疾方侍父食氣逆

上有頃端坐而逝時康熙戊子閏月二十五日也年五十有六
先生敦行於家婦王氏執舅之喪年六十有四矣終祥禫不飲
酒茹葷世稱其盡禮子三人次容莊容遂皆舉人能承其父學
先生著理學正宗謂自孟子後歷漢唐之世無有登聖人堂奧
者故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
程張朱爲歸他若南軒東萊及龜山豫章延平勉齋遞傳王何
金許以及傳春秋之康侯集書傳之九峯凡有功聖道者皆詳
列之而於元明則列魯齋敬軒取其最也又著孝經闡義事親
庸言泌陽學條規尋樂堂家規等書皆行世柘城有專祠

勞麟書先生事略　　桑調元　汪鑒

先生姓勞氏名史字麟書浙江餘姚人世爲農先生少就傅讀書及長躬耕養父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動必依於禮讀朱子近思錄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師在是矣常自刻責以謂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即膺嚴譴一墜家業即窮無所歸可不愼哉讀易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夫子其牖我乎久之觸處洞然其論學以爲始於不妄語不妄動極諸至誠無息接後學委曲盡誠雖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爾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卽聖賢矣勿過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

負販者近先生居不忍貨僞物芻兒牧童或折桒增繳毀機穽有鬬爭者就先生質往往置酒求解門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先生年五十九其年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敎少者言所以學已令家人治木飭後事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榻正寢炳燭宴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撫之逝矣子廷鉽有學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贈先生嘗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眞儒者出縱遯世不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先生從一大殿出執其手曰爾稱子踽踽

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悟後十年入太學贍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號弢甫爲孝子天顯之子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有别業在東皋闢餘山書屋以友敎四方之士從者雲集爲人淸鯁絶俗足跡遍五嶽晚主濼源書院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勞先生所著也所自著者曰弢甫集論語說躬行實踐錄鑒亦餘姚人嘗扶父櫬自雲南歸至漢江遇大風舟且覆鑒憑棺號哭誓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衆呼汪孝子爲人矜尚志節旣從勞先生學誠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籍之先生之歿鑒實左右焉

李禮山先生事略　冉覲祖

先生名來章字禮山河南襄城人明恭靖公敏後也李氏自恭靖以來世以理學著稱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生而穎異於書無所不窺年十五入邑庠工詩古文詞既而一切棄去專心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從孫夏峯李二曲兩徵君游所業益進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略復與張潛菴竇靜菴張起菴三先生寓書往來剖析經旨其持論以不背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眞命脈學者不從此入手欲求近道難矣時孫徵君與耿逸菴諸君講學百泉先生與耿逸菴

冉蟫菴講學嵩陽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極盛焉已主南陽書院作南陽學規及達天錄士習日上尋以母老謝歸葺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母歿後謁選知廣東連山縣先是排猺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調重兵會勦始就撫距先生涖任甫隔歲耳人多危之先生曰猺雖異類亦有人性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遺意日延耆老問民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賦復深入猺穴爲之置約延師以至誠相感動創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縣人申教之而猺民之秀者亦知嚮學誦讀聲徹巖谷臺使者交獎曰忠信篤敬蠻貊信可行矣己丑興行取薦牘有文翁化蜀之稱壬辰授兵部主事監北新

倉革運官魄遺差竣引疾歸田相國從典李侍郎先復王侍郎企靖交章以實學可大用薦得　旨徵召以疾力辭遂不出嘗言欲爲聖賢須自愼獨始著衾影錄卒年六十有八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曰禮山園文集洛學編連陽八排猺風土記陳文恭撫豫時嘗以先生及夏峯潛菴逸菴靜菴趄菴合以張敬菴冉蟫菴爲中州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并祀鄉賢冉蟫菴先生名覲祖字永光中牟人也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不汲汲進取而潛心理學殫精著述耿逸菴特延主嵩陽書院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辛未成進士選庶常授檢討尋乞假歸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張敬菴方

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所著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二十種。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年八十有二卒。

彭南畇先生事略 弟甯求 孫紹升

先生諱定求字勤止一字南畇長洲人父瓏字雲容號一菴順治十六年進士授廣東長甯知縣有惠政以廉直不為太守所容被誣劾歸歸益力於學反本守約要於自得晚年得梁谿高顧二子書一以主敬為宗署所居曰志矩齋中懸高子所書程子四箴手題其上曰師承儼在凝塵滿榻靜對穆如也先生幼承家學又嘗師事湯文正公康熙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會試及　廷對皆第一官修撰性恬於榮利鯁直自遂處公卿大夫間弗善也居三年乞假歸時一菴方家居講學先生跪請曰兒願得閉門讀書如童子入塾時庶少補前過乎於是齋居靜思

研極性命久之慨然以道自任既入都奉職擢司業設教條正文體杜請託諸堂肅然以八旗子弟爲人材所自出宜豫教乃集孝經古義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教習以訓於官學生二十七年擢侍講復乞歸三十二年父憂服闋補原官與同列不相中逾年引疾歸遂不復出其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初好宋五子近思錄已而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法語又以生平服教最切者尤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谿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時有作書極詆陽明者先生惘之以謂陽明實兼三不朽今謂良知之說近禪則良知兩言出孟子將并孟子病

之乎程子云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又云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將毋程子病之乎論者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意以此歸獄陽明嗟夫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則必不敢縱盜戕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簧鼓一至斯極也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大本立而後達道行濂溪之蘊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七其遺矩也而昧者非之杜方便之門長汗漫之習豈不謬哉作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著伊川易傳兼採瞿塘來氏

說旁通諸家纂周易集注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大吏稱先生學行首賜 御書命開局揚州與諸詞
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人秉銓政謂銷假即可按俸遷除先
生不應畢事還仍閉關謝客獨宿泳真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
日出謁先師及家廟以爲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
也平生以獨善爲恥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淸恪巡
撫江蘇爲總督噶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搢紳及
諸生數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
知有淸議未幾督伏罪張公再涖任先生絕口不道前事蔣侍
郎恭棐爲外吏被訐須繫維揚先生詣訊所爲吳民請留時忌

者虎視弗顧也五十八年有疾自爲墓志焚香啜茗而逝年七十有五同堂弟甯求字文洽號贍庭爲諸生從一庵講學里中康熙二十三年 賜進士及第第三人由編修歷侍講勤於其職母憂歸服除不起後以張尙書英韓侍郎菼薦 召入都補侍讀直暢春苑逾年以勞卒家無餘財至鬻居焉子啟豐號芝庭會試廷對皆第一官兵部尙書淸苦力學事在名臣傳芝庭子尺木名紹升字允初乾隆己丑進士能傳家學工古文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及與吳縣汪搢大紳瑞金羅有高臺山同縣薛家鳳皆三游乃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爲近

取堂。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著有二林居集，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最爲精確。又作讀古本大學說。深有裨於經傳。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芝庭尺木之學。頗入於禪。大紳臺山皆三論學。皆以見性爲宗。意欲徹儒佛之樊。而游大同之宇。休甯戴東原蓋嘗遺書辨之云。

李剛主先生事略 顏元 王源 劉齊 張自超 劉捷

李先生塨字剛主直隸蠡縣人父明性故明諸生學者私謚孝慤先生性篤孝其父春秋高日必五六食孝慤卒其婦馬雞鳴起盥漱問安每食必手捧持之自奉糲糓不繼嘗侍疾數月衣不解帶居喪屏酒肉不入中門晨興必上冢號泣六年如一日雍正十年被旌保定故多儒者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蘇門閒祁州刁孝廉包聚生徒里閈孝慤獨篤行御講謂學貴實踐與同邑王法乾五公山人王餘佑相期爲有用之學晚乃得顏習齋習齋名元字渾然博野人明末其父戍遼東歿習齋貧無立錐地百計負其骨歸葬世以孝子目之其學主忍嗜慾苦筋力

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也先生弱冠即從習齋游躬耕善稼穡雖儉歲必有收而食必粢糲妻妾子婦執苦身之役舉康熙庚午鄉試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先生博學工文辭與慈溪姜宸英齊名又嘗爲其友治劇邑逾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閒明索二相國嘗延先生教其子不就安溪李公撫直隸薦其學行於天子固辭而不謝諸王交聘輒避而之他大興王源字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先

生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方望溪苞翁之崑繩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先生嘗與望溪論習齋之學望溪曰程朱未嘗不有事於此也但凡此乃道之法跡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眞而發於身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先生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崑繩概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游將求名山大壑以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居數年忽過望溪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畱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望溪不與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迷吾從此逝矣望溪曰子之言盡矣吾

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魁明楊存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荊湘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其小焉者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所能信於程朱者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返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望溪出刑部獄先生往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先生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鋟板者削之過半望溪舉習齋存治存學二編之未愜者

告之先生隨更正曰吾師始教即以改過爲大吾敢置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先生中歲遷博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望溪使子道希從先生學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先生復三至望溪家一問其母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頹恐不能更出就與言別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知望溪時窶且艱也初先生喪親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當誰讀者既聞毛西河檢討精於樂律且得其竟山樂錄 皇言定聲錄二書即束裝走三千里往受業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管并器色旋宮諸遺法且能正西河樂書訛謬二十餘字西河大驚

乃盡出所著俾論定今西河經史文集四百餘卷皆先生所編輯也所自著曰恕谷集十三卷周易傳註七卷筮考一卷郊社考辨一卷論語傳註二卷大學中庸傳註各一卷傳註問一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二卷小學稽業五卷

崑繩一字或菴少喜任俠言兵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勁尚氣於文章自謂左史昌黎外無北面者年四十始遊京師徐相國元文賓禮之諸公排纂文史必就質焉明史稿兵志其所作也或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晚年與李剛

主師事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學益堅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既而爲汗漫遊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客死山陽生平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卒之日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者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或菴文集評訂孟子並春秋三卷行於世崑繩與方望溪交最篤同時論交者曰劉言潔張彝歎劉古塘望溪爲作四君子傳

言潔名齊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當是時崑山徐尚書以收召後進爲已任祭酒司業多出其門士有爲尚書所可者名輒重於太學由此雋鄉會猶歷階然惟言潔與其友三數

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賾而不悔久之此數人遂爲清議所從出士之立名義者皆歸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卿相踦敎習期滿例當得知縣而某少宰起荒陬至大僚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焉謂往見必爲選首君謝不往某銜之注籍州判某由是叢詬訕而言潔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言潔自此遠矣君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卒年四十七性沈毅與人居終日溫溫人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見其風采與方百川同祀鄉賢

張彝歎名自超高淳人少孤課耕奉其母研究經史一以躬行實踐爲本困諸生幾三十年未嘗有慍色年近五十舉康熙癸

未進士而不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
不以自悔也無子母疾篤時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
矣雖入室不能合歡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患無子其後
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命而不惑也歲連祲死者
相籍君賤價斥其田首捐二百金爲富人倡曉蕺家日落取荻
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以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徐文
定撫浙時聘主書院後奉　召入都行至茌平無疾而卒著有
春秋宗朱辨義

劉捷字古塘江甯諸生試必壓其儕名曰超獨自謂所業弗善
也發憤窮經史及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

君顧自喜貧甚母家給田數十畝盡以歸庶弟而覓食自活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厚幣招之年羹堯巡撫四川固請與偕議加賦力爭而止遂以他故行曰其心神外我矣能守吾言以期月邪及督川陝復固請以往再三見浹日而歸張文端公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夜詣君出千金爲其姻家請事君曰吾不意子以此等人視我其自遠方歸解裝嘗得數十百金戚族環至視其所急而分之隨手盡朝炊不繼晏如也兄輝祖字北固康熙庚午舉鄉試第一及辛卯君復爲省元以磨勘停科癸巳赴公車適望溪以南山集被逮盡室北上君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已失試期後遂不復與試

張警菴先生事略　童能靈　李圖南　李成文

先生諱鵬翼字翥子晚號警菴福建連城人幼知好學塾師敎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尋食廩餼越三十年充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亡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年已四十遭耿逆之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承先生銳意問學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跳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

遊不內裝動必以禮嘗曰老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
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且耄也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
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將
相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
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
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
與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襮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
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顏學二字表其閭先生晚年
喜與長江黃龍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充傳其業所居
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

張先生之教也所著書尚有芝壇日讀小記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與林赤章霞起及董玉鉉李崐峰董若水四先生友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自樂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王鉉修山志有二十四景先生爲之記耿逆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拜應麟知其難屈遽釋之歿三十餘年當事題入鄉賢祠同時入祀者有童寒泉先生

童先生諱能靈字龍儔晚號寒泉警菴同邑人也爲諸生好學守程朱家法不失尺寸乾隆丙辰薦博學鴻詞累舉優行皆以母老辭母年登九十兄弟白首同居居喪以禮化及鄉人學使

者亟之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赴乙丑主漳州芝山書院閱七月以微疾端坐而逝前一夕與學博鄒君共飯出手書一帙皆身後事也年六十有三著有朱子爲學考專考朱子爲學次第其間淺深疏密異同曲折逐年逐月纖悉畢具與陳氏通辨一書專論朱陸異同者稍有別云又著理學疑問周易牍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雷翠庭先生稱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所造深以邃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之冠豸山翠庭嘗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阜薦障之意怡然自樂也連城理學始自宋之邱起潛明之童東皋而警庵寒泉繼之力敦倫紀嚴辨朱陸異同張清

恪撫閩時建文溪書院祀起潛東皐兩先生起潛葢長汀楊淡軒高弟東皐則臨川吳康齋高弟也後增建五賢書院中祀宋五子而以警庵寒泉配焉

李先生簡庵者名圖南字開士亦連城人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習舉業工詩古文既而歎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騖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己爲務居連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弱冠餼諸生舉康熙庚子鄉試屢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色養居喪盡禮平居恂恂若不勝衣遇不韙槪義形於色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

生祠既去民改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衆莫敢言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書彈琴饔飧或不繼雍正九年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君至觀政戶部隸湖廣司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卒年五十七好讀易卒時自以未竟其業命子納易於懷以殮雷翠庭謂學聖人必自狷者始君庶足當之子成文字仲彭性介潔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自給歲終以徒學未成引爲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其徒益感憤自厲嘗應舉以贐餽固辭或遺其家既而知之即馳以古琴問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餐而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朱湘陶先生事略　潘恬如　錢民　任德成

朱先生澤澐字湘陶號止泉江蘇寶應人少勤學得程氏分年日程即依次讀之閱數年而徧更博覽天文輿地諸書窮竟原委久之始有志聖人之道讀朱子語類有心得反覆不厭嘗言世之名朱學者其居敬也徒矜持於言貌而所爲不覩不聞者離矣其窮理也徒泛濫於名物而所爲無方無體者昧矣於是有舍德性而言問學以爲朱子固如是者不知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觀朱子中和之說可知矣故知居

敬窮理止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心存卽存其所窮之理非有二也平居齋肅如對神明遇喪祭一以朱子家禮爲法雍正六年　詔公卿各舉所知直隸總督劉公思恕欲薦先生命其弟造廬請弗應晚歲得脾疾然猶五更起盥沐觀書至夜分不倦誡其子曰聖賢工夫正於困苦時驗之若稍縱弛便至墮落可不懼哉疾甚吟邵子詩別親友怡然而逝年六十七著有朱子聖學考略朱子誨人編王學辨先儒闢佛考陽明晚年定論止泉文集嘗講道錫山通書闕中皆闡明紫陽之學殁後學者祀之東林道南祠同時有潘恬如者字克先長洲諸生也其學切於內省聲光闇然以師道推重鄉里與彭南昀尤展成友康

熙三十五年以疾終年八十先一日致書展成曰病甚弗起矣存吾順事歿吾寗到此覺眞實受用也南昀歎其知命又錢子仁名民嘉定人早孤棄書學賈既長數爲鄉里所侮乃慨然有志於學聞青浦有孔子衣冠墓齋戒往禱願爲聖人之徒其夕夢一丈夫告之曰道之不明由後儒之說亂之也子欲爲學屛去漢以後書其可既歸取四子書力究之時年已三十矣題所居曰存養壓㝠坐其巾反觀默識日有省發陸清獻公知嘉定子仁從之論學又五年復往平湖見之淸獻與語多不合詢之子仁曰公從朱子人民從尼父入耳嘗言聖學貴本末兼盡始終有序大學所謂知本者作聖之基也誠正者作聖之功也中

庸所謂尊德性先也本也道問學後也末也卽物窮理其病在於無本六經注我其誤在於無末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朱子以爲學者不可厭末求本教人但學其末是所謂其本亂矣本亂而末可治乎此未合乎大學也孟子曰堯舜之智不偏物中庸曰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朱子敎初學卽責以知旣盡而後意可誠又云格物者窮事事物物之理如此則意之惑滋甚又安得而誠乎且堯舜之智不能偏物況初學乎是未合乎孟子也又云今之學者不求孔孟之實而紛紛焉爭朱陸之異同是謂舍田而芸人之田終亦必亡而已矣其篤於自信如此子仁卒於康熙中後七十餘年族子大昕爲之狀搢紳間始

有傳其學者又任先生德成字象元吳江諸生也篤於儒行嘗
朱子白鹿洞規因集自漢及明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爲
一編印洞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鄉塾濬萬頃江逵之
太湖里中無水患年饑煮粥食餓者有偷兒夜入其室手量米
一斛給之命無恐且誡曰此危道愼勿更爲其人叩頭負米去
偏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語頗聞於時而象元初未以語人也
雍正初鄂文端公爲布政使舉君賢良方正固辭乃已年八十
得疾誡其子曰勤讀書勉爲善守此兩言足矣遂吟康節詩曰
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吟罷而逝乾隆三十七年也後　詔
求天下遺書其家以所著上之四庫館

徐青牧先生事略

先生諱世沐字爾瀚號青牧江蘇江陰人少孤奉母孝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自歎囿於舉子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辨別異同務歸於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也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無虛日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答曰先生行高而學未醇其不苟同多類此既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仇君滄柱見而驚歎颺言於眾由是安溪李公

當湖陸公亟與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詩書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其大恉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謂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表裏而自矢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計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二十五年乃卒年八十有三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端坐而逝克艱與先生同里共學繼之者則楊文定公名時也

向荆山先生事略　黄艮輔　程登泰

向先生璿字荆山號惕齋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居母喪始觀性理書一日讀孟子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乎切己悔過心不甯者數月乃從王行九請業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良知之學先生及其門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集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皆有法先生服膺王學者六七年讀程朱書忽自嫌偶得高忠憲公年譜讀之遂舍其故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諸書與學者辨析異同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

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錄四書記疑明其所得於程朱者雍正九年卒年五十門人黃艮輔程登泰能傳其學艮輔字序言登泰字魯望皆先生同縣人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學卒歸於程朱序言能文章善闡其師說魯望以侍父病得咯血疾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於徒死乎卒年二十有九序言後先生一年卒

李恆齋先生事略　唐鑑

李先生文炤字元朗號恆齋湖南善化人幼有奇慧知向學十歲適郡城其父攜往文廟告以羣賢配享從祀之故先生歎曰如此庶不枉一生十歲補弟子員博通經史舉康熙癸巳鄉試官穀城教諭與同里熊班若邵陵車補旃瀏山張石攻邵陽王硯齋諸同志共勉爲濂洛關閩之學於書無所不讀讀輒務究其蘊奧雖子史宄書亦必批其根柢嘗言不察二氏之所以非安知吾儒之所以是不觀諸子之有醕有駁安知吾儒之醕乎其醕不察秦漢以下之成敗得失安知三代以上帝德王猷之盡善盡美也性純孝躬行實踐篤於人倫以扶持世教爲任主

講嶽麓書院數年從遊者眾悉訓以修己治人之學著周易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太極通書拾遺後錄三卷西銘拾遺後錄二卷正蒙集解九卷近思錄集解十四卷感興詩解一卷訓子詩解一卷家禮拾遺三卷恆齋文集十二卷傳於世其未出者語類約編聖學淵源錄四書詳說楚辭集註拾遺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古文酌古詩的先生之學一以朱子為歸其通書集解序曰昔者衰周之運百家競作孔孟之徒有憂之集微言而成論語遵正學而著七篇使學者不迷於向方其功盛矣自秦漢以降道術分裂荀揚王韓各駕其說而不能相一有宋周子以先知先覺之詣建圖屬書弁冕羣言以傳之

程氏而張氏亦與有聞焉推演廣大辨析精微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顧其業至廣其說愈詳學者乃或望洋而興歎甚至未嘗究其顛末而妄肆詆訶有如陸九淵議太極之非是大原可得而湮也林栗攻西銘之失是宏綱可得而絕也程迥詆主敬之誤是聖功可得而廢也陳亮疑道治天下之迂是王猷可得而雜也朱子蓋深憫之不得已而作近思錄著性命之蘊而天下之言道者有所宗揭進修之要而天下之言學者有所準至於窮理居敬克己之方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法以逮應物教人制心之則與夫闢邪說宗正說之歸莫不舉之有要而循之有序誠可以羽翼四

子而補其所未備焉欲求四君子之道而不先之以是書固不得其門而入矣然其微辭奥義多未易曉朱子雖往往發明之而散見於羣書學者欲觀其聚焉而不可得也竊不自揆為之裒集而次列之而又取其意之相類與其說之相資者條而附之以備一家之言至其所闕之處則取葉氏陳氏薛氏胡氏之言以補之間亦或附己意於其間庶幾可以便觀覽備遺忘以待同志者之取裁而已嗚乎學者誠能遜志於此書則諸子百家皆難為言而於內聖外王之道不患其無階以升較之役志於辭章之中老死於訓詁之下風推浪旋無以自拔而猶自矜衣鉢之傳者其小大之不同量為何如也聊志其概以自警云

其語錄約編序曰大化之運元必歸貞道統之傳開必有會是故修和之盛司空告其成謨烈之垂家相成其德洙泗衍其傳命世發其蘊斯蓋卓然自立於一代而萬世共由之也秦灰既烈聖道中淪雖董韓孫石之才而莫能振其緒迨濂洛疊起而道統於是乎中興然合志者未免夷惠之偏及門者鮮有顏曾之匹而道術亦復為天下裂矣藉六經以文奸言託三代以飾虐政蠱中於君心毒流於生民是王氏之學也尚縱橫之詭習揚嵇阮之餘波其文適足以滅質其博適足以溺心是蘇氏之學也恃履忠蹈信之資蔑知言窮理之學醇大而疵亦不細功多而過亦不少是司馬氏之學也以佛乘為道岸以禪悟為儒

修辟淫詖邪遁之辭攻螟螣蟊賊之技是張氏之學也昧心性之大原務德業之崇廣九層之臺不積於累土千里之行不謹於舉步是胡氏之學也議問學爲榛塞詆思辨爲陸沈聚精會神而以爲德性任性率意而以爲天機是陸氏之學也擇善之不明而託於渾厚立己之不固而流爲通融博學多聞而不知守約窮源之要是呂氏之學也即器而謂之道即物而謂之則侈心於制度之末鑿知於文爲之繁是永嘉陳氏之學也義與利雙行王與霸雜用枉己而思以直人詘身而思以伸道是永康陳氏之學也神徂聖伏百喙爭鳴於是晦翁朱子獨與敬夫季通左驂右介攙剔之扶持之然後聖道大明如日月之經天

江河之行地從遊之士幾徧天下而訓誨諄懇提撕反覆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顧紀錄之多未免重複識見之偰未免舛訛敬軒薛子蓋屢以删修詔後之人而未有承其志者竊不自揣擇其言之精粹者勒爲一編名之曰約至若四書五經太極通書西銘之說則前民固已裒集於傳註之下惟程張之書之發明者則附於近思之集解禮儀之辨晰者則附於家禮之拾遺故其所編者獨此而已其他文集則將入古文之選而獨取知舊門人之問答列於各傳之末焉嗚乎宋之道統先知先覺周子以之其斯道之元乎有典有則程子以之其斯道之亨乎無內無垠朱子以之其斯道之利貞乎然則讀是書

者何異聆大成之再集也哉先生卒祀鄉賢祠

同縣唐先生鑑字鏡海陝西布政使仲冕子也嘉慶十四年進士由檢討授御史劾武陵令顧烺圻貪劣狀一時稱快出知平樂府盡除陋規不以一錢自汚創立猺疆義塾陋俗丕變遷江安糧道釐蠹胥於法累遷江甯布政使入為太常卿海疆事起疏劾總督琦善耆英等直聲震天下以老告歸咸豐元年

文宗下詔求賢　召赴闕奏對稱　旨辭以老不能任職　優

詔加二品銜命回江南主書院講席矜式後學七年卒　特旨

予謚生平力崇正學闢陽明不為調停兩可之說著學案小識以示宗旨又著畿輔水利書　召對時曾以進呈　詔嘉納焉

王白田先生事略

王先生懋竑字予中江蘇寶應人世爲儒家叔父式丹以詩文名康熙四十二年賜進士第一人世所稱樓村先生者也先生少從叔父學即自刻厲又與方先生望溪交篤志經史恥爲標榜之習康熙戊子舉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年已五十一矣諸鉅公多物色之先生皆堅謝嘗云黃陶庵有言人止羨三年中之一人不知更有數十年數百年之人此語殊足念也時太倉王公常熟蔣公補薦三人皆館選先生皆未一往適蔣公五十生辰或約往祝亦謝之有笑其拙者先生曰正欲爲天地間留此一脈耳逾年改就安慶府教授重建培元書院以學行造士語

學者曰人一號爲名士無足取矣雍正元年
世宗手諭蔡世遠王懋竑喬崇修均著調取來京先生應　召
特授編修上書房行走時同直者滿洲福敏公徐元夢公高安
朱公軾皆負一時重望而先生尤邃於經術原原本本有叩卽
應明年春以母憂去官　特賜內府白金爲喪葬費　諭以治
喪畢卽來京不必俟服闋先生性最孝善病居喪哀毀踰禮明
年入都謝　恩畢遂以老病辭歸時年未六十也性耿介恬淡
少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足於斯矣歸田
後杜門著書當路要人雖素親厚未嘗以竿牘及之晚年校定
朱文公年譜於文集語類考訂尤詳謂易本義前九圖筮儀及

家禮皆後人依託非文公所作其略云朱子於易有本義有啟蒙與門人講論甚詳而此九圖曾無一語及之九圖之不合於本義啟蒙者多矣門人何以絕不致疑也本義之敘畫卦云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初不敢參以邵子之說至啟蒙則一本邵子而邵子所傳止有先天圖其伏羲八卦圖文王八卦圖則以經世演易圖推而得之同州王氏漢上朱氏易皆有此二圖而啟蒙因之至朱子所自作橫圖六則注大傳及邵子語於下而不敢題云伏羲六十四卦圖其愼重如此今乃直云伏羲八卦次序圖伏羲八卦方位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是孰受

而孰傳之耶又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援邵氏止有先天一圖其八卦圖後來所推六橫圖朱子所作而以爲皆出邵氏是誣邵氏也又云邵氏得之李之才李得之穆修穆得之希夷先生此明道敘康節學問源流如此漢上朱氏以先天圖屬之已無所據今乃移之四圖若希夷已有此四圖者是并誣希夷矣文王八卦說卦明言之本義以爲未詳啟蒙別爲之說而不以入於本義至於乾天也故稱乎父一節本義以爲揲蓍以求爻啟蒙以爲乾求於坤坤求於乾與乾爲首兩節皆文王觀於已成之卦而推其未明之象與本義不同今乃以爲文王八卦次序圖又孰受而孰傳之耶變卦圖啟蒙詳之蓋一卦可變爲

六十四卦彖傳變卦偶舉十九卦以爲說爾今圖卦變皆自十二辟卦而來以本義考之惟訟晉二卦爲合餘十七卦皆不合其非朱子之書明矣筮儀之文亦不類朱子士冠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讀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自直齋陳氏謂本義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學者遂以九圖揲法爲本義原本所有而不知其爲後人依託也家禮載於行狀其序載於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於年譜其亡而復得之由載於附錄似無可疑者然李公晦敘年譜謂家禮成於庚寅居祝孺人喪時乃文集答汪尚書與張敬夫呂伯恭書論祭儀祭說

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也語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六卷之四非今所傳之家禮也勉齋作行狀在朱子歿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詞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人雖云尊用其書實未有能行者故其中謬誤多不及察今按家禮云非嫡長子則不敢祭其父若與嫡長同居則死而後其子孫爲立祠堂於

私室且隨所繼世數爲龕俟其出而異居乃備其制此據禮支子不祭之說然死而立祠私室勢有難行假令支子有四五人而同居則將立四五祠堂不知何地可以容之又云生而異居則預於其地立齋以居如祠堂之制死則以爲祠堂此於古無所據生而自爲祠堂已非人情子爲父立則尤不可紫陽所定之書必不爾也士冠禮鄭注云廟爲禰廟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賈疏家事統於尊祖在則祖爲冠主蓋以父言則祖爲禰廟以祖言則曾祖爲禰廟也家禮改以繼高祖之宗子爲主其非宗子之子則冠不於禰之祠堂而於高祖之祠堂而主人亦非將冠者之親父兄不亦遠於禮乎後世封建既廢無別子爲祖

繼別爲宗之例凡爲大宗者其始皆繼高祖之宗也然傳之六世以後則當云大宗而不得僅云繼高祖之宗其二世以下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故曰小宗今家禮一以繼高祖之宗爲主人以大小宗論則去大宗而就小宗以遠近論則舍同父之兄弟而就同高祖之三從兄弟進退皆不可矣告遷於祠堂一條云族人有親未盡者遷於最長之房尤爲無義夫支子不祭禮也今使最長之房主高祖之祭其爲繼曾祖之宗則向不得祭高祖者而今反得祭其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則祖且不得祭其爲繼禰之宗之支庶則禰并不得祭而今反得祭其高祖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且繼曾祖之宗以下

本無高祖之龕將別為龕以祭之乎抑覓置於所虛之龕乎若繼禰之支庶則並無祠堂其將祭於寢乎況高祖而下必不止一房最長之房既卒又有一次長之房是使高祖之主流轉於支庶之家而遷徙莫知所定豈敬宗收族之義乎此必非朱子書也同邑朱澤澐潛心朱學據答南軒書云敬貫動靜而以靜為本謂必從主敬以透主靜消息先生辨之曰人之有動靜也猶其有呼吸也靜則必動動則必靜論其循環則有互根之妙論其時節則有各致之功朱子己發未發說作於己丑有以靜為本之語甲午乙未以後不復主此說矣主靜之旨出於濂溪而朱子丙申作濂溪書堂記己亥作隆興祠記癸卯作韶州祠

記癸丑作邵州祠記俱不一言主靜蓋敬可以貫動靜而靜不可以該動專言靜則偏矣先生於諸史皆有考證實事求是不爲抑揚過當之論其考孟子書齊人伐燕事謂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爲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爲宣王事也於是上增威王之十年下減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仍以燕人畔爲湣王時則與孟子亦不合不知孟子七篇所言齊王皆湣王非宣王也湣王初年兵强天下與秦爲東西帝其所以治國者亦必有異矣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道其實而其好勇好貨好色不能自克未

年之禍亦基於此此後來傳孟子者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蓋未識此意耳孟子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廿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公孫丑兩篇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篇稱宣王其爲後人所增無疑矣先生撰述已刻者白田草堂集二十四卷朱子年譜及讀史記疑若干卷晚年貧益甚布衣蔬食恬然安之有婚嫁事營辦若不給誡其子曰此等處須撥去世俗見解放開眼界直以古人爲法若有一豪自歉則非矣疾革不亂作詩訓子曰人之立身惟孝與忠恕以接物愼以持躬讀書考古其益無窮守此不失先世遺風垂歿之言汝其敬從六子各書一紙給之整衣冠端坐逝

乾隆十六年十月也。年七十有四。

孟瓶庵先生事略　謝金鑾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乾隆二十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典試廣西，三十三年分校順天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使還，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巡撫徐公嗣曾請主鼇峰書院。書院郡自張清恪而蔡文勤爲之長，相與講明正學。其後繼之者，惟林通政枝春、張編修甄陶，嚴憚有法。先生立教以誠，人人自奮於學，論者謂不啻文勤主講時也。性至孝，侍父疾，必躬扶掖，執廁牏。家居名刺不入公府，周戚族，撫孤弱，助嫁娶殯葬，雖空乏必應。嘗歎服徐陵我

猶有車可賣之言有謗誣者偽券者久逋者輒置勿問其學以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
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
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論明
儒曰明講學家宗旨最繁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
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李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
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倥曰不容
已唐一菴曰討眞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
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
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即聖學亦王氏之極弊也著喪禮

輯略二卷以正閩俗喪葬之失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為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為求復錄四卷輯朱子粹語為脫閩錄一卷輯古今殺戒語為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為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為避暑錄一卷又使粵使蜀日記各一卷詩文集十二卷嘉慶三年卒年六十有七學者祠祀之與同祀鄉賢者有謝先生退谷

謝先生退谷諱金鑾侯官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官教諭其學以四子書為綱五經為輔未冠即喜讀宋儒書比長交陳恥齋先生與語合遂畢力心性之說既復求之易書詩周官禮記篤好

胡東樵顧復初任荊溪方望溪四家之書謂其博通傳註而有所領悟折衷使學者可以修諸身而見諸用庶乎孔門之功臣矣其他考據家喜搜求古書闡新博愈古愈廢之說則以爲愈佳將謂唐不如晉晉不如漢東漢又不如西漢宋以後則鄙夷弗屑已矣其於聖人之經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以訓詁名物象數矜考辨以語修己致用之方則無術焉謂之經學則可不足以語經術也若胡顧任方四家可謂經術也已又言聖人所以教人者曰忠信曰好學二者盡之矣蓋忠信則以日用實行爲憑而無虛空高遠之說好學則極倫常變態之跡而無信己執一之求故弟子大書特書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言聖人

之教如此而已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然則好學不尤重歟吾於經術之言獨取胡顧任方四家者以四家讀經皆汲汲於倫常日用而非訓詁鈔錄者也趙文恪督閩浙時疏請以先生及鄭敎授兼才入祀鄉賢祠所著有泉漳治法蛤仔難紀略退谷文集

鄭慕斯先生事略

鄭先生文炳字慕斯福建莆田人少有志操長探性命之學作正學論要以洛閩為歸父光春客遊四方音耗久絕先生將往尋而莫知所在問於母葉氏熟記其狀貌及離家年月以行展轉蹤跡至滇南旅寓忽相見號泣懇偕還不果父趣之歸未幾父卒復奔赴負骸歸葬孑身跋涉萬餘里一笠一橐露宿草行彷徨江楚黔蜀間屢瀕於死人目為孝子汪學使薇拔補弟子員張清恪撫閩重其學行選入鼇峰書院從蔡文勤學清恪調撫江蘇遣使聘之至講業年餘而歸雍正乾隆兩舉孝廉方正皆不就太守欽其品延主洞橋書院訓迪不倦倡修平海衛學

建五賢祠。年八十有六卒。著周易翼義明倫集性理廣義省心堂集諸書。初先生之往尋父也娶婦吳氏裁數日及歸婦已死東昌守程鯤化嘉其孝以女妻之子士仁有學行善事其親庚午舉人其後嗣皆守道能文鄉里咸曰鄭孝子家

伊用侯先生事略　子秉綬

閩南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姚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於紫陽不敢少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邑光祿卿伊公其為學以愼獨為本其推行始於固窮汔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質重而光明伊先生諱朝棟字用侯先世自河南遷甯化由拔貢生舉乾隆二十四年鄉試越十年成進士補刑部主事累遷郎中擢御史給事中嘗奏對

純皇帝知其賢歷除光祿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卿大理少卿最後為光祿卿將大用之矣病偏枯以乾隆五十七年乞休時

長子秉綬官刑部主事　予告後遂養痾京師嘉慶元年扶掖
以與千叟宴其後秉綬知惠州府就養至惠州當是時嶺南多
姦民歸善博羅屢有爲逆者而提督標兵反與通大吏特諱言
之也秉綬旣以先事請誅亂民觸總督吉慶之怒劾戍矣而亂
黨遂起先生以謂子之屈可以不伸而嶺南官弁縱賊及兵與
賊通之患不可不詰身嘗爲九卿義不得苟止具疏將以聞吉
慶弁劾先生落職聽勘於是亂益劇總督倉猝自裁勘者至奏
先生言皆實秉綬故無罪
上乃寃雪其事起秉綬知揚州府先生從至揚州以嘉慶十二
年八月卒年七十有九先生少湛靜尠耆好持身尤耿介歲饑

食粥或欲周之而不能也自聞雷公之學益究心儒先書言動有榘矱先後居喪一用朱子家禮茹蔬三年哀感行路相國蔡文恭公嘗曰居貧實樂居喪實憂者吾見伊君而已文恭名新文勤公從子也方處極困時將會試而無資適族子以事繫縣持百金詣先生求一言不可己而事聞於縣縣令雅重先生竟釋族子先生亦竟不受金居郎舍二十年治事甚勤恪不求人知獄有不平必與同僚上官力爭之人或悅或否而不為易諸城劉文正公最賢之欲薦舉而文正旋殁故自主事遷御史皆用積資自給事中以至為卿皆特擢不由論薦

高宗嘗面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惜以

疾未竟其用晚以秉綬官中事爲　國一奮天下覩其丰采及先生卒而閩學之傳或幾乎息矣自少好讀書所著南窗叢書多發先儒疑義其爲詩尤有高韻逸氣曰賜硯齋集

秉綬字組似號墨卿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嘉慶三年以員外郎典試湖南其守惠州也下車問民疾苦汰陋規抑豪強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硯人謂文忠以既賢守云陸豐甲子司奸民聚黨劫人限期勒贖遲則支解之乃請總督發兵速勦幕中客多阻之不聽總督因問策秉綬曰總兵錢夢虎素有威望同知袁樹悉其地民情如檄錢駐甲子而令袁曉諭父老使獻渠魁事當

濟從之果送七人出未幾歸善博羅變動陸豐不乘隙起者誅此七人之力也尋以擒勦歸善奸民陳亞本事忤總督劾戍會新督倭什布至平反入告

仁宗以情事類劉清之於魁倫特免其罪旋有揚州之 命賑淮南災每邑置粥廠四銀米皆親給賑食為廢北湖湯家泮盜藪也擒其魁數人餘黨解散一攝河庫道再權運使皆稱職爻憂歸闢秋水園以奉母嘉慶二十年九月卒年六十二揚州士民祀之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 本朝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頗究性命之學屏謝聲色每食必具蔬曰藉以清吾心耳其被劾也灑然若無事值

彼公生日招宋芷灣輩設祀懸屐笠小像共拜之賦詩飲酒極歡高士徐薌圃曰嗟乎如墨卿者豈復有世間升沈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所著曰嚮春草堂集

閻懷庭先生事略　韓夢周　滕綱　任璇

閻先生循觀字伊嵩一字懷庭山東長樂人性穎敏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八舉於鄉其學初好佛氏旣讀宋儒書乃一秉程朱爲宗與濰縣韓理堂講學於程符山省身克己刻苦自立而諄諄致戒近名於河津之派爲近治經不立一家言而要歸於自得乾隆三十四年成進士授吏部主事當官議事務持大體嚴功罪意所不可持之甚力公署會食率用四五簋先生獨自買麪餅食之同年生爲外官餽以金不受曰忝居議吏之地何敢辱君惠且不可以貧故累君也居二年引疾歸歸一月而卒年四十有五先生少孤及長每承祭哀慕累日其父母墓卑溼值

霪雨衆水交匯輒不食繞墓哭以是致羸疾議從墓旁濬渠洩其流數年而事不集久之卒遷葬焉盆都李文藻曰當懷庭之遷葬也啟壙時恐水之敗其親之棺也恐敗其棺遂及其親之膚也窅窅乎其若欲以生殉親也若欲以身代親之體膚也既見棺無恙依依乎若親之再生也若孺慕乎其側也及遷葬封穴皇皇乎如弗克見也如親之初殁也戚友持掖之始克終事焉著困勉齋私記西澗文集尙書讀記毛詩讀記春秋一得名人小傳行於世先生之學以克己爲主每發憤獨坐嗟咨涕洟或終夜不寐名其堂曰去惰爲三目以自詔曰存省勿忘躬行勿怠常業勿廢自言讀書程符三中杪秋濤暮落木有聲偶出

行微雨沾衣意悽惻久之歸讀史記屈賈傳歔欷流涕忽自省曰此非情之正也君子憂德不戚年修身不垢俗豈以外至累其心哉更取儀禮讀之時天宇漸霽日明左扉澹然見古人素位之意焉程符山在濰縣西南先生與韓先生公復居山中師其邑人滕先生綱同學相善也綱字建三歲貢生隱居窮經不稱人過失雖貧甚一錢之餽苟無處莫能强之受母疾嘗一日夜行五百里求藥療母病良已旁縣好學者多從之游先生與公復論學皆宗程朱斥陽明其言曰王氏書發明知行合一之旨最爲有味然由其說終任心而廢講習言雖高而非貞則也聖人之教人也使人實實焉於博文好古言行禮樂之間至性

命一貫非其時則弗語蓋多爲之方以服擾其聰明思慮之用及其久也內外馴習欲棄之而有不可得故能强立而不返其機之欲達然後發其本原使知夫道之極焉今義理未明持行未諳而驟使專事其心一念一時之至非不適適然自得也然過焉而易忘震焉而易變無所以馴習之故也吾聞聖人之道愚夫婦與能其說不過高孔孟及程朱是也王氏不然故竊以爲非貞則也其持論多類此

韓公復名夢周一字理堂濰人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跬步必以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知來安縣始至懲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黠商之以竊物網民者歲

饑嘗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搬江濤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樹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事成當爲百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災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先生少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生平律己嚴教士以恥求利達爲尙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爲於功利管晏之徒豔稱於世道德功名裂

而爲二自是以降各以才力相尚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以救時弊而但炫於揚厲之跡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之不食則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即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并此句忽之何也如此荒謬直枉讀一世書耳嘗有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

恐臨利害不能無畏顧將成患得失之鄙夫矣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所著曰理堂集

任先生瑗字恕庵號東淵江蘇山陽人年十八棄舉子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乃取孔孟朱程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作反經說傳習錄辨以救姚江之失嘗佐父宗延守延平平順昌巨寇興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措施方略具見於遺書乾隆元年舉制科高安朱文端以先生薦比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越三十九年卒年八十有二有纂注朱子文

類一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補遺各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史記筆談各一卷。六溪山房文稾五卷。六有軒存稾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附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藝林一卷。大學困知錄。周易筆解如干卷。

鄧慕濂先生事略　宋昌圖

鄧先生元昌字慕濂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踰冠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遂棄舉子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遍乃起靜坐雩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先生喜曰吾小友也館之於家昕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考一日昌圖讀朱子或問首章先生過廡下聽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掖焉先生與昌圖相持而唏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趣顧子勉卒之毋蹈吾所悔永爲朱子罪人先生有長兄瞽而頑大小事必稟而後行後母性斑刻每怒先生必長跽

請罪得解乃起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於先生曰感兒公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先生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先生有田在城南秋熟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先生招之曰來吾敎汝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與汝穀羣兒爭趨之始導以識字旣使諷章句又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旣卒穫羣兒嗥曰穫卒先生且歸柰何有泣者自是每秋穫羣兒則就學焉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耶爭挽留渴進飲飢進食市井間見先生至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八

姚鏡塘先生事略　　潘諮

姚先生學埏字晉堂一字鏡塘浙江歸安人性靜介讀書能實體諸身乾隆己酉舉於鄉遭父喪能盡禮嘉慶丙辰進士官中書母不樂居京師乃歸侍母母不許期滿任則歸戊辰夏擬乞終養適奉　命主黔試歸道聞母訃痛不得躬養侍疾遂終身不以妻子自隨服闋獨行至京妻張有婦德蓄妾方氏年十七將遣侍京寓不許乃歸其父母方氏曰婦人從一者也吾有所從矣竟不嫁與張躬紡績以終先生獨居京師前後四十年若旅人之寠者衣食敝陋然冠服未嘗不整其學以修己爲要每論事言必可行與潘布衣諮友善日求寡過以無玷古人從遊

者常滿室人至其居蹙然病其貧曰就之乃知其樂嘗曰吾觀百物皆有眞趣又曰人必內自定始可應物在官惟恐曠職而恬退不務進取其不歸者毋遺命也累遷兵部郎中治部事必愼毋欺既病不就寢日正衣冠坐有問者必起揖道光丙戌十一月病篤握布衣手曰人生獨知之地鮮無愧者我生平竭蹷竟如此止君亦就衰矣盡所得爲俟年而已遂坐瞑年六十有一

潘布衣名諮字少白會稽人少卓犖讀古人書不事制舉業好獨遊天下奇山水足跡踰數萬里入蜀居青城大酉適晉居藐姑射在江介居龍眠九華當入峽時舟敗身僅免守令使人遺

遺之不受也讀書姑射山時大吏欲識其面不能致則以計遇之亟數日去與長民者言言愛人與里老言言耕鑿樹畜與士人言言孝弟忠信遇名下士則告以實行爲首務尤兢兢義利之辨居惟一襆被日兩蔬食食有餘則以給人之困者自山西歸弟子贄以金皆不納有數人潛與偕行賁金爲其母壽抵越而後發不可返乃各取少許同抵家其母怒曰汝見僧以如來像丐市者乎吾其爲像也乃謝而盡散之少好奇節喜苟難晚年遊燕趙與姚鏡塘善惕然知人生學問未有毫末可有餘者雖聖人亦僅無欠闕耳故其於庸言庸行慊慊若不足常欲使天下人咸務本節用治禮義以稱國家教養之意無負天地所

以生斯人之心閒為詩古文超曠絕俗居京師上自公卿下至婦孺無不知有潘先生者然其所致力實不在聲聞間也著古文八卷詩五卷常語二卷桂林陳繼昌歙程恩澤等為序而行之同時劉君傳瑩字椒雲漢陽人道光十九年舉於鄉官國子學正初慕顧亭林閻百詩顧景范諸先生考古務精博好為詩古文辭尤究心輿地之學顧體羸善病病作輒廢食又連喪婦或勸其少休君自苦彌甚志益高嘗曰世之困人者獨功利耳文章考證家得其深者亦足以濟外慕而自足要不若義理之學自治其心性超萬累之表而無所挂自是益反求諸身不以文學人自處所為日記多痛自繩檢二十八年夏告歸未數月

卒年三十有一